

評論 | 離散中國人的耽美書寫：瓊瑤以書寫愛情為事業，信仰愛情為志業

華國美學就是以耽美與誇飾為基調，以濃烈的感情與鮮豔的色彩，經由藝術、文學、流行文化進而建立中華民國史觀。



2024 12 11

/

瓊瑤於12月4日辭世，並事先拍攝短影片，以感性方式娓娓道來她對生命尊嚴的看法。畫面有山有水，配樂是李叔同（弘一法師）作詞的《送別》。她以優美方式離世，並以身體為表演劇場，可說是貫徹其一生的信仰。寫愛情小說與影視改編是她的事業，而愛情則是她的志業與信仰。她的小說與影視作品常被批評做作，現實人生的感情與婚姻也同樣戲劇化，這值得我們探討，她的一生如何以文字與肉身進行表演，堆疊出女性身分的多重意義。她紅遍台灣、中國、全球華人世界，其離散中國人的身分，也讓作品直接或迂迴的與時代氛圍共振。

筆者將瓊瑤作品分為早期（1960年代）、中期（1970年代）、沒落期（1980年代），以及再崛起（1990年代），以下逐一分析，最後探討「早期」與「再崛起」階段如何呼應了離散中國人的身分。瓊瑤早期作品以小說為主、電影次之；中期作品小說與電影相輔相成，二者並列，發揮相乘效果；沒落期小說與電影都不紅；再崛起以中國湖南衛視出發，拍成清宮主題的連續劇，集數眾多，小說退居次要，甚至有人幫忙撰稿，不全然是瓊瑤親自創作。



Facebook

以耽美風格回應歷史創傷的「華國美學」

瓊瑤出生於中國四川成都，童年經歷中日戰爭，由家鄉逃難到重慶。二戰結束後則是國共內戰，她與家人再度遷移，來到台灣，此後一生定居台北市。

這種顛沛流離的經驗，成為她早期小說的背景，以及故事發展的推動力。代表作有《煙雨濛濛》、《幾度夕陽紅》。較少人知的類似作品還有《六個夢》（短篇小說集）、《幸運草》（短篇小說集）、《菟絲花》等。

1960年代，台灣文壇以外省人的懷鄉作品為主旋律，最具影響力的是白先勇的《台北人》。白先勇享有崇高的文學大師地位，而瓊瑤則是暢銷作家，本文將二者並列，並非企圖抬高瓊瑤地位，而是闡述這一世代作家共同的經驗，如何演變出大相逕庭的風格。

瓊瑤以濃稠的筆調與耽美的風格，書寫戰亂下的家庭的離散、親情的失落、愛情的追求。戰爭創傷成為書寫愛情的動力——愛情才能找到保護你的人。而耽美風格則讓嚴肅的歷史退出愛情展演的舞台，轉化歷史的沉重與傷痛。她又加入世代的元素，以年輕人為主角，其父母輩糾結於過去的感情恩怨，由年輕世代彌補上一世代愛情的失落。

外省人在台灣人口的比例為少數（不到兩成），她的小說暢銷，意味著她的讀者同時包含各種不同省籍、階級、性別。台灣人的女性讀者，迷醉於愛情的悲歡離合，也經由她優美流暢、簡單易懂的文字，了解中華民國過去的歷史。

當時台灣文壇還沒有清楚的分類，學術界的評論機制尚未建立，各種書寫類型與發表管道，提供讀者不同的閱讀經驗。瓊瑤首部小說《窗外》，發表於《皇冠》，那是一本商業性質、雅俗共賞的雜誌。以台大外文系為班底的《現代文學》，由白先勇創辦，主要是現代主義文學。而許多公家機構如台鐵，或是國民黨的附屬機構，也有自己的刊物。瓊瑤作品的暢銷，帶動文學商業化的風氣。當時的暢銷作家還有金杏枝、禹其民，但由於他們的作品較少被改編為影視作品，這兩位暢銷作家逐漸被淡忘。

當文壇對於暢銷小說與文學商業化的態度還處於曖昧不明的態度，國民黨黨營事業中影，很快地掌握到這個風潮，改編瓊瑤小說，再加入更具體的民國史，以愛情來包裝愛國思想，形成獨特的「健康寫實片」。

以瓊瑤的《婉君表妹》為例，這篇短篇小說收錄於《六個夢》，內容是婉君與三個表兄弟一起長大，相處和樂。成年後，三兄弟都愛上婉君。老二相信自由戀愛，也在校園參與孫中山先生三民主義的讀書會，老師還帶著學生合唱愛國歌曲，這都是原著所沒有的。老二則因感情受挫而離家出走，加入黃埔軍校，參與北伐抗日。愛情敘事與愛國主義似乎無縫接軌的接合起來。但是結尾並非愛國與愛情兩全，而是三兄弟皆離家出走，獨留婉君孤身一人，成為國家大敘事中的縫隙，幽微展現女性被排除於公領域。很弔詭地，從感情共鳴而言，觀眾在乎的是婉君情歸何處，反而是那位報國的二哥消失於銀幕。

瓊瑤對歷史過往的凝望方式，既充滿悲痛與創傷，又同時是青春的美好回憶，以耽美風格回應歷史創傷，筆者將其稱為「華國美學」，或是「中華民國感覺結構」，過去永遠沒過去，它一再復返，並於1990年代在電視連續劇呈現以清朝宮廷背景的愛情故事，為中國觀眾召喚失落的清宮記憶。



Facebook

擺脫歷史陰影，創作風格走向明亮團圓

在1960年代，文化資源極為貧乏，城鄉差距很大。台北文青擁有重慶南路書店街的各式作品，特別是世界文學名著。鄉下可能沒書店、沒圖書館。賣文具的商店兼賣參考書及少數暢銷書，此外還有

租書店。戰後出生的世代，許多人只能透過文具行與租書店看到愛情小說、武俠小說、鬼故事、類色情小說、漫畫。這些微薄的通俗文化灌溉著少男少女的心靈，讓他們培養基礎閱讀能力。

1970年代台灣經濟起飛，瓊瑤個人也因為之前的暢銷書籍而在個人生活享有優渥的物質條件。她擺脫歷史的陰影與悲劇的情節，有意識地創造影片中明亮的色彩與大團圓的結局。小說中的男主角大多來自富裕背景，從事茶園、紡織、交通運輸、化學公司等行業。在《心有千千結》一片，男主角繼承父親負債的紡織公司，努力經營，一年內轉虧為盈。片中出現紡織廠的場景，以及女工埋首工作的畫面。瓊瑤常被批評為脫離現實，但其實她小說的有錢人來自怎樣的產業，皆反映當時代台灣的工商樣貌。特別是紡織業，是台灣對美出口的大宗，其重要性，有如今日的半導體產業。

此外，瓊瑤也開始探索具當代性的社會議題，例如《碧雲天》中女主角的不孕。而瓊瑤對此議題的解決方式是舊時代的「借腹生子」，實為舊時代對貧窮女性的壓榨，但瓊瑤以其一貫的耽美風格，將借腹生子的行為，描寫成貧苦女主角對女老師與師丈的「報恩」。

1970年代她與先生平鑫濤創立巨星公司，瓊瑤親自涉入導演的挑選、改編電影劇本、找知名的作曲者與歌星。她的電影以唯美的畫面配上動人的主題曲，對觀眾來說，是視聽上的享受，釋放工作的壓力，並透過電影畫面製造自己的夢幻。

如前所述，1970年代紡織業興起，還有高雄的加工出口區大量的女工，這些瓊瑤片滿足了她們對美好生活的嚮往。這不是說她們無法區分幻想與現實，而是夢想可形成改善生活條件的驅力。她們知道自己不會碰到富家子弟而嫁入豪門，但至少她可以想像脫離父母的相親、尋找自由戀愛的可能性，有朝一日，擁有自己的婚姻、家庭及住所。在《彩霞滿天》一片中，男女主角經濟拮据，仍可租到頂樓木屋，以植物與布簾佈置，並窮到只能買一杯甘蔗汁兩人共享。說瓊瑤世界就是富豪的世界，這並不公平。

過去三十年來，我陸陸續續碰到各式背景的人，主動與我分享他們為何喜歡閱讀瓊瑤作品。一位緬甸男性僑生告訴我，他的中文程度不好，來台求學跟不上進度，藉由閱讀瓊瑤，讓他的中文能力快速提升。我們以為男性會選擇武俠小說，但是相較於武俠小說，瓊瑤反而更「貼近現實」。

另一位鄉下女孩，只能唸到小學，也是靠著閱讀瓊瑤來增進中文能力。

菁英知識分子在批評瓊瑤作品為「庸俗的小說」，忽略社會階層化對閱讀資源的不平均分配。對於主流社會之外的邊緣族群，「閱讀」本身就是極為不易而需要努力的行為；閱讀瓊瑤，這個行為本身類似享用奢侈品的概念。



1980年代，瓊瑤嘗試處理社會議題，但未獲重視。《失火的天堂》描述孤女被繼父家暴與性侵。《匆匆、太匆匆》的女主角在男主角當兵後步入社會，有了更寬廣的眼界，因而主動提出分手。

眾人以為瓊瑤時代沒落了，但她在1987年與華視合作，將早期經典作品《庭院深深》改編為電視連續劇，造成轟動。誰又能料到她與丈夫平鑫濤洞燭先機，在中國改革開放後，迅速進軍中國電視產業呢？

1990年代中國電視產業剛興起，欠缺資金、人才、技術。瓊瑤回到家鄉湖南，展開與湖南衛視長達十年的合作，推出《梅花三弄》、《還珠格格》、《又見一簾幽夢》等多部電視劇。從這些電視劇在中國大紅，可回推其小說作品在1980年代文革結束後就以盜版方式流傳——此觀察來自筆者於2017年訪問我班上的中國學生，她告訴我，她父母深受瓊瑤影響，追求自由戀愛。

在中國，有個與世代有關的名詞「80後」，意指1980-1990出生的人，他們是文革後出生的第一代，嚮往自由與獨立，瓊瑤小說與電視劇最能符合這種渴望解放的心靈。其實，瓊瑤之所以在1960-1980年代在台灣暢銷，也是基於類似的社會背景下所產生的心靈渴求。

以電視連續劇來呈現清宮，如今是家常便飯，但這是瓊瑤帶動的旋風；以磅礴氣勢的外景、精緻的宮廷內景、繁複的妝容與服飾，掀起中國民眾對清朝想像的熱烈反應。文革造成中國人在文化上的斷裂，在改革開放的初期，只能由居住台灣的中華民國作家瓊瑤及其影視團隊來再現。這些清宮劇，對台灣觀眾而言，也具有觀光獵奇的視覺享受。三民主義統一中國是虛幻的，反而是鄧麗君歌曲與瓊瑤的清宮劇「統一」了兩岸。

「80後」這個世代步入成年、進入職場後，不再迷戀瓊瑤，卻也以懷舊心態看待天真的青春歲月。無論是在台灣或在中國，喜歡瓊瑤、冷淡以對、回顧青春是三個不同的階段。

瓊瑤兼具時尚與懷舊過時兩種模式。1970年代的餐廳、咖啡廳、舞廳、夜總會，以及穿長靴、戴墨鏡、穿比基尼的林青霞，可謂時尚指標。但是，新的時尚很快被取而代之，表演方式誇張的瓊瑤劇成為大眾嘲笑調侃的對象，卻也勾起我們對當年二秦二林——秦漢、秦祥林、林鳳嬌、林青霞——天然的巨星氣質的懷念，這些懷念對象還包括鄧麗君、鳳飛飛、劉文正等知名歌星。

筆者成長的少女時代，正是瓊瑤在台灣黃金歲月：1970年代。我很幸運地擁有廣泛的文化資源，家裡與書店提供足夠的閱讀書籍，因此從未讀過瓊瑤小說，也從未看過瓊瑤電影。1985年我到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念研究所，次年選修了文化社會學、流行文化研究、媒體社會學等科目，決定以瓊瑤現象為研究對象。我的心靈如一張白紙，對瓊瑤沒有任何正面或負面成見。為了研究而開始把瓊瑤每本小說都讀了，我發現這些小說簡單易懂，其說故事的方式則充滿懸疑與驚奇，真的是很好看的小說。

而1970年代的電影，以兩個小時來呈現一個故事，恰到好處。

至於1987年以後的電視連續劇，集數眾多，鋪陳冗長，但由其暢銷程度，可知一定有可取之處，只是筆者無暇研究，也就無法深入分析批評。



Facebook

實際上，我們必須把小說的瓊瑤、電影的瓊瑤、電視連續劇的瓊瑤、真實人生中也正在逐夢的瓊瑤分開來看，那是相當不同的文化產品。

所有瓊瑤文字與影視產品的集合體，仍有一貫的特質：耽美、誇飾、華國美學。華國美學就是以耽美與誇飾為基調，以濃烈的感情與鮮豔的色彩，經由藝術、文學、流行文化進而建立中華民國史觀。抗日與國共內戰是兩大元素，這只是做為背景，經由抒情美學建立對中華文化的認同。

她建立了小說、影視、流行音樂、明星的文化綜合體，在日益競爭而多元化的文化產業，這種現象恐怕不會再出現。

無論是喜歡她，或是討厭她，人們都是此文化綜合體的一員。我現在的大學部學生，出生於千禧年以後，成長過程已無瓊瑤痕跡。他們是日韓流行文化下長大的世代，也讓瓊瑤時代畫下句點。而瓊瑤本人，也自願辭世，讓這個句點，透過其儀式性死亡與唯美短影片，暫時成為驚嘆號。